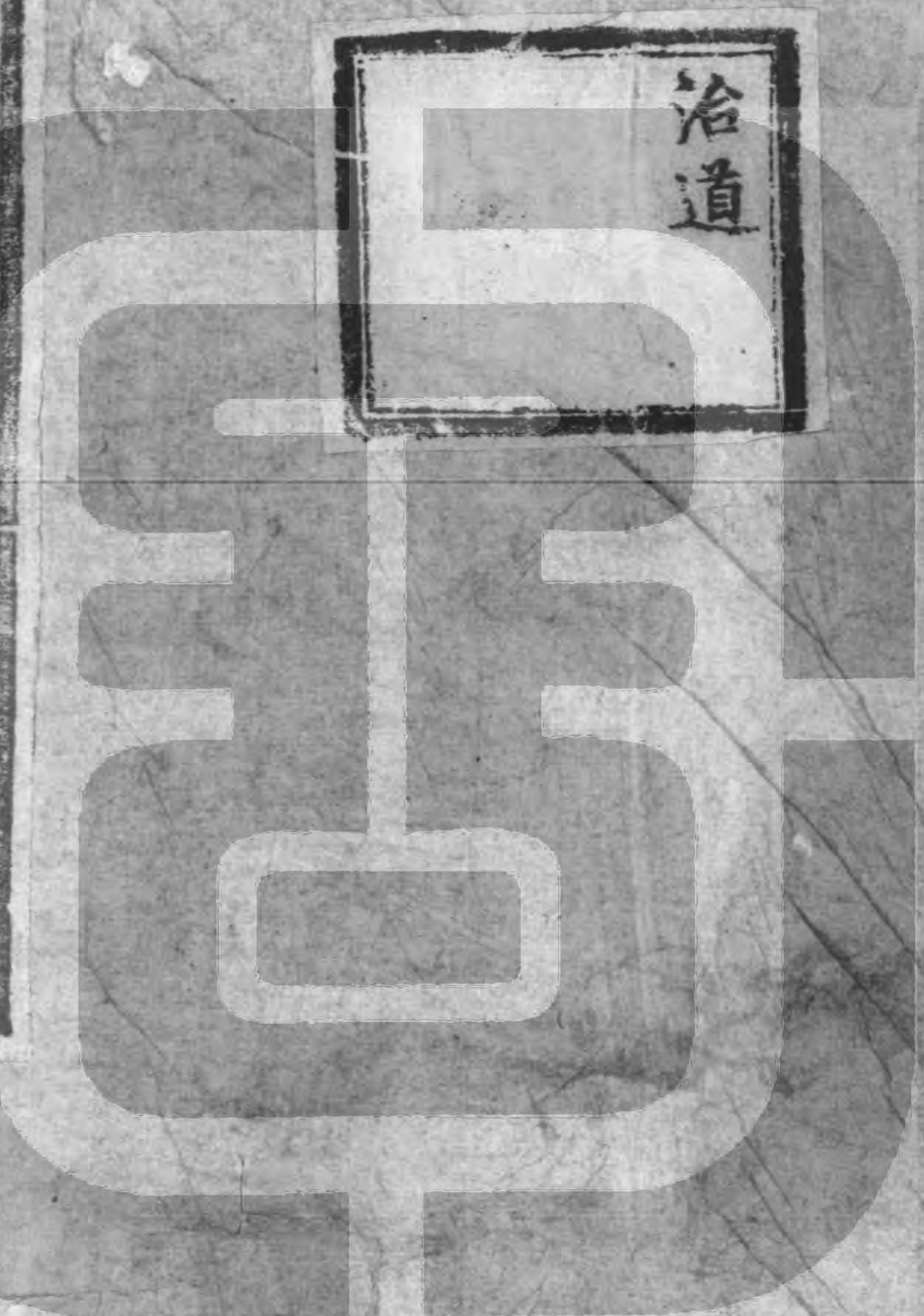


G 244  
:17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三  
之三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三

治道

宋仁宗時度支判官王安石上疏曰。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又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切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救。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護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効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

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備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震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政。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

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政。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脩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夫

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第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

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蕃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

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而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

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死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出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

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億醜之賤。兩頃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壽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其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

時。而顧保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未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用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壽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東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

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師上之教。及使之後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序庠。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此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

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周鄉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干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

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男子之事。為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嘗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能。偏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任。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

今所以惛惛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二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不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昏姻送送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



秦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同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昏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耻。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昏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昏姻而人以為耻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毀也。凡此所

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切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

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今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言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

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嘗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黨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府無不得其人也。

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賢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古之所無也。又其次曰。

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雖自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休而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

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皆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相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后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

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約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有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上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

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

足。慮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切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弃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至於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目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

或五伯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合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率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壽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

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應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

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未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凶劣。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未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勢居先王之位。初立法制。非其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切觀近世士大夫所

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吉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利害。有司法令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効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鄭公一人爾。其所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蠻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盛於此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鄭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効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事亦足

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誠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切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時王安石知制誥。又上時政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日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困

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自不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日循苟且



逸豫而無為。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所及之悔矣。然則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安石又上奏曰。臣等准本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切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為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

不得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其故。冀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為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為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救塞。近臣議論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則是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為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己者也。臣等切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之人。初亦翕然幸其有為。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

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為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已所欲。不擇義理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不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為。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皆為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為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為無補而不為。以阿諛順己為悅。而其說用以諂直逆己為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眾矣。乃所以為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為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核大臣改脩政事。誠發改脩政事。則今日旨揮為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為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而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受陛下之寵祿。與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為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

詳酌。早賜旨揮。

時通判秦州事。加直集賢院。尹洙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疆土威。徐樂嚴粲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為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疆大之隣。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

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違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鬱悒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目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誦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曰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或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

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紀綱。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公。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民之衆。固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遣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徃徃憤。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

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

翰林侍讀學士宋綬上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人。大官示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寔長。有盡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

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不今日。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讀戊寅詔書。陛下祇悼變異。不忘元元。受愆引咎。端自克責。延問有位。廣謀于衆。推變所自。前事立防。將欲還威譴於天極。吞震眚於坤順。雖似王罪已。商宗念德。茂以加之。群臣莫不延頸企踵。恭聽允令。誠使有鹵莽之慮。竅啓之詞。咸樂自效。納于聰聽。益潤渾渾。附輝煌煌。以成日新之美。臣愚不肖。職在史氏。位為臺郎。類非無知。不容自弃。輒敢條刺近事。上對冲旨。詔曰。朕躬之闕遺。臣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十有六年。孜孜翼翼。動守先訓。不侈官室。不飾游畋。偃兵緩罰。愛重人命。無它過失。聞于天下。雖自謂闕遺。愚臣昧死。不敢奉詔。然有將來可慮者。臣願一二陳其崖略。陛下試參之。聖慮揆之人事。測之天災。皆與之古義。有可行者。不以人賤而廢其言。則臣生死幸甚。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奏請可否。大臣

之事也。下陳可否以佐之操決。則百度又寧。一人專強。竊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先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臯陶。家家為后稷。尚且不可。况有託國威而肆志。寄公壽以樹恩者哉。臣請粗陳其要。且如陛下自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又如自欲有所黜去。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政不在君。昭然可見矣。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略加裁詰。遂使中材之人。料時之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徇於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寔移。人心可繫。此將來可慮一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往。審察臣下。果有盡忠守正可器用者。進擢於朝。但論其材。勿限資叙。陛下以萬機餘景。引入便殿。賜以清宴。晉詢闕漏。又以所得。參校時政。實其是非。俾之中外相應。更相維糾。則彼之投身納報。惟陛下之歸。不在他矣。臣聞邪之與正。譬猶白黑。可以立辨。今陛下既以此事為正。

俄而有以為邪者。因復中止。更為猶豫。此最不可之大者。夫謀之雖衆。決之欲獨。劉向曰。持不斷之慮者。開群枉之門。蓋指此也。臣願陛下臨事即斷。勿復持疑。無令浮議營惑。敗亂美政。臣聞忠臣之事君。造膝而言。跪辭而出。所以啓心防患也。陛下亦宜隱秘其語。保全其人。倘漏露主名。則為所譏刺者。皆切齒而思報矣。興詐造謗。不退不止。一旦罹患。而後來者。傳以為戒。皆苟容偷合。背公入黨。則陛下雖有盈庭之士。朱紫雜襲。誰肯與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挈仇以授奸人。自閉其耳目。萬事之安危。天下不得復聞之矣。臣比見茲事已驗於前。伏望陛下考大易失臣之義。無襲春秋陽慶父之枉。此將來可慮二也。臣伏惟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貴魚序進。廣求姦斯子孫之福。伏望陛下示教誡。昭判貴賤。使上下有制。不相踰越。讒諂毀間。明垂防禁。數詔后妃。習知謙退和柔之懿。無令

借妬得萌其中。此將來可慮三也。詔曰。執事之阿枉。臣不足慮之。然所經怪諫官御史本以選進。鯁直震肅權綱。為天子之耳目也。今則不然。有勢者其奸如山。結舌而不問。無援者索疵吹毛。飛文而歷詆。未及滿歲。已干宰司希兼職。而求進秩矣。如此。則宰司有失。諫官御史肯為陛下盡言乎。使言者捨當用而取不急。陛下果可聽之乎。臣故曰。諫官御史。出宰司之進拔者。非陛下之利也。夫輕授重責。難以得人。但賞不罰。難以肅下。今若人。居是官者。終歲不言。及言而不當。坐不任職。退扶持私意。有所回。坐縱誅不畏強禦。議劾嚴正者。陛下自意擢之。無令有司得與。此亦救阿枉之一也。詔曰。政教未臻于理。刑罰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臣聞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苟使天子持柄于上。群臣率職於下。如臣前所陳者。大猷一幾。務將交脩。畢舉矣。安有政未

臻理。刑靡協中乎。至於海縣浩繁。官不悉善。或察廉無狀。或貪冒公行。或民窮無訴。或事紛未治。大且抵死。小則免官。案章一下。交手受械。事輕人求。曷足應天變而關國體乎。要之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詔曰。擇善而行。固非虛飾。此誠陛下勤恁。惻恤。納繹下情。申啓言路。必收治效也。臣聞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足自行。天之感物。不為偽動。今陛下偉然日昊。已降德音。群臣將畢精極慮。隨事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此則順民心。承天意。轉禍為福。聖人銷伏之實也。然臣尚有所慮者。今臣下準詔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有昧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卵。指宴飲。則直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納汙含垢。一切裁赦。善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光大。感無還日矣。言高位下。自知不躋。臣無任省循狂瞽。惶恐待罪之至。

程頤上疏曰。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  
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  
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  
少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嘗一忠臣  
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  
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  
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  
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  
豈盡可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  
瀝肝膽。不見省覽。祇成徒為。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  
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  
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人。賢者由之為賢者。堯

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其為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  
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  
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益寡焉。道必充於已。而  
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  
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  
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  
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  
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聞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  
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  
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  
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為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  
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

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者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瀆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為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此。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徃徃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為民父母。豈不閔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歛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奸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為

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于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手。能必料其常為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蓋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心。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彼庶民者。飢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翦。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如未可遽圖。遂且詭辭稱順。向



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憂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如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况為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為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有為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未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

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飢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為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磔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僻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手。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耶。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願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

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文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為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不醇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反。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眾人曰。石也。則將以玉工為是乎。以眾人為然乎。必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眾人之言乎。謂眾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聵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

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况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况陛下貴為天子。豈不能盡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

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  
効。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膏祿也。陛下問群臣。群臣必謂寒  
賤之士。未可使迨上側。自臣思之。以為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  
十餘。為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  
遇之厚。群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  
通。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為國子博士。非  
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  
家者。臣自識事以來。思為國家盡死。恨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  
疑也。或者更為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者也。伏望  
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王。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  
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

之譽。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  
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  
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頓死頓首謹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四

治道

宋仁宗時通判涇州尹源作唐說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郢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

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言，下或不聽，其奸下惑其上，

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所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所朱泚之變。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不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係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係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其叙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為文獻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

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遇。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徇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為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強。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兵所習。尚皆疆場戰鬪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在都。自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

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至於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可為者也。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為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

文彥博進無為而治論曰。臣頃回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為而治者。必當先有為而致無為。臣雖即時仰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為而後無為。誠如聖意。臣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臣愚無臯夔致君之術。夙夜慚懼。啟處不遑。又以奏對之際。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

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胤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囂傲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皋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曰戒勅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得不謂之先有為乎。及夫庶績咸熙。

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為乎。臣究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皋。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姦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后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為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為也。恭以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逮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効也。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摯清之中。無為而與虞舜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為補報。

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群下見聖度闊博。不以為非。皆能容受。故姦邪敢肆僞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默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姦得計。滋長蔽病。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乏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群下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真偽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為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戒。此策為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切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護者以



為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黨之說。野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處以陛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目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偽畢見。勿以朋黨為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顯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譏其違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群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獎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願其所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為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議者云。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陛下通照於事務。得情偽。理必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過慮。而議未可聞之。而不言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願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於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入者以為是耶。則姦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圖事。惟恐居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願陛下采納群議之際。但願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入之患息矣。

五事。臣伏見近日已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史。須薦二員。上自點定。仍有在京與外任之拘。及見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於中書樞密院。止許旬假見客。及不許百官巡歷。臺諫官不得私謁。并與刑法官接見。雪罪叙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美致也。以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擬述堯

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識大體之臣。過防議論。上誤陛下。臣恐書之史冊。取譏萬古。願陛下速革逆制。推大信於群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為法。則盡美矣。

六事。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備至。天象謫見。地理傾震。蟲蝗為孽。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北最甚。其次利州。京東西兩浙。河東路。循環皆備大患矣。以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夤畏。寧不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祿乎。然而致如此者。蓋大臣不能同夤協恭。知無不為。切救時弊。而陛下志慮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美也。方今諸路飢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官有數倍之濫。廩無二年之蓄。兵率驕惰。夷狄盛強。即不幸繼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臣所以夙夜悚惕。思進苦言。冀開悟陛下而不能已也。

也。臣願陛下切留宸慮。密以事詔。今之執政。誰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願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陰拱循默。持祿取容。妬嫉賢能。以一己為計者。宜速罷免。毋俾久塞要路。則化危為安。變艱為易。如反掌矣。陛下固不可失此時而不為。倘失此時而不為。禍變一發。則雖欲為而不可為矣。惟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辜。或曰小禍。或為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求其疵點。洗垢出其癥瘕。罪罟是繁。刑網大密。甚傷清議。大鬱輿情。昔匹夫含怨。三年亢陽。匹婦懷憤。六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逆和氣。召災沴乎。陛下固宜矜體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如使過。蓋負責之人。自分廢絕。不能振起。一旦為明主棄。環錄用。則

其自奮圖報。倍萬常人。願陛下詔近歲竄逐之臣。有才行劾實。而本無過累。泊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牽復。或加寵擢。如此。則聖造洪覆。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復為矣。

開封府推官三司監鐵判官蘇紳陳便宣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激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傅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二曰慎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據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橫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盡甄錄之。

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助國為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効。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遷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章服。朝班中執教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意。宜加裁定。使來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

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薦選人錢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為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為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負外郎中以上。為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此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才弓馬兼書。策略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之不慮。不

為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奸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惡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若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圮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若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顏監興而不使毀譽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惡消矣。八曰脩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之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甚可怪也。往者明道初。蟲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飢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為之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刁偽之原。則國食

足矣。民足於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奏曰。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百司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鬱邑。鄙者猶謂聖躬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群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生。永勝幸甚。

光又上皇太后疏曰。群生無福。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重。為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皇帝聖體不

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殿下方且總覽萬幾。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戒慎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誼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曰喜。罰不曰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它。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威則端。喜怒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

物者也。夫息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息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膏祿賞賜。委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息而召群怨也。故曰。息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為人上者。不然。息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息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群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息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陛下。今茲繼而為政。必將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

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奸。鎮撫中外。於趙氏實為有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人。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却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殿下當踈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况於曹氏。必世世長。

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群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群臣之中。職事不脩。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先暎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負侍從之臣。以諫諍為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又上奏曰。臣聞舜與臯陶。虞啟相戒。以明良為美。以叢慝為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

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主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勵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群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其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為。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群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

所當留意也。陛下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為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為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

先又上疏曰。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陛下雖踐祚期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邇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

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昔楊朱見岐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岐塗也。臣故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華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志。邇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湏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綴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間圖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



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官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頒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私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闈。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眾。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處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為眾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

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眾。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處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為眾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

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群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臺臺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之美。譽滂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御史知雜事龔鼎臣上。慈聖皇帝。石奏曰。臣伏以先帝以萬世根本之計。擇主上立為之。實殿下相之。自官車晏駕。殿下銜哀隱苦。定策於頃。更立主上為天子。主上纏憂遇疾。大臣無所取決。請殿下共聽庶政。從容輔養數月。自中都至於夷夏。與枕如昔者。皆所賜也。今主上聖躬既豫。車駕兩立。宜於此時。詔罷兩府。簾前奏事。以終始天地之功。則太似太任之事。何足道哉。

鼎臣又上奏曰。臣聞之於傳曰。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臣今進說于殿下者。其幾是與。然臣備位外庭。才微身賤。俟見信而後言。蓋無期矣。此臣所以犯賢哲之誡。冒譴議之嫌。惓惓而不能自已者也。惟殿下留神裁察。臣於正月十九日。嘗奏疏乞還政事。訖未蒙施行。臣之所言。固朝廷之大議。殿下之深益。夫何未之思也。今物議喧然。疑有讒間。交進。故兩宮之情。似有未甚通者。夫以天下與人。猶或疑之。則何以信於人哉。審如是。臣竊以為過矣。且一飯之恩。匹夫未之敢忘。况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天下者乎。臣謂陛下今日黜遠讒間。使不得前。則慈孝之聲。明日並隆於天下矣。至於忠諫之辨。古今以為難。臣獨謂之不然。何則。從容和解。掩所不及。使殿下君子。安康者。忠言也。揭一為十。似是非而非。使殿下心志變惑者。讒也。此豈可謂之難辨哉。臣前疏謂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年間。一旦定策。獲

長君以安宗廟乃復猶豫不繼將損威德者非苟云也。顧察之未熟爾。今天象差忒。旱虐為變。臣恐元元艱食。盜賊浸起。四方寧謐或不。可常。朝廷能中外一心。思消弭之術。為制御之策。則庶幾其憂不大。惟人事動于下。則天譴形于上。殿下當斷之於心。復辟于皇帝。則朝廷之事體正。事體正。則天下之疑憂解。疑憂解。則和氣應。和氣應。則縉象之忒。旱虐之變。可消。而制馭之苦。可為。殿下退就安榮。托萬世無窮之福。不知念此。而玩信諛詞。忘忽至計。懷萬萬必無可慮之疑。豈不累。睿哲先見之明乎。今皇帝康復已久。仁宗祥練踰四十日。億兆延頸。以聽明詔。事若早定。可視於今古。議不時決。且貽誚於當世。殿下顧利害如何哉。况事不出於遺制。非殿下之本意。竊為陛下惜之。臣恐縉紳之士。章疏交上。言涉譏訕。而後圖之。美名大業。虧缺已多。實不如先事之善也。殿下勿以臣言輕。所陳者肺腑之素蘊。勿謂臣職卑。

所持者人臣之公論。惟殿下臣兩章極精而慮之。則臣之言不為謗讟。而可以取信矣。此疏不<sub>出</sub>露于人。謹於外題狀奏以聞。

趙瞻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公心。揆之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教。陛下其思焉。刑<sub>施</sub>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sub>其</sub>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違議。宜付諸宿將。蓋<sub>此</sub>不可矯而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美宗稱善。

知制誥鄭獬上奏曰。伏見陛下初即位。四方傳聞。以謂陛下聰明英斷。同符太祖也。有志之士。莫不投袂歎息。傾望陛下之風采。然自投政以來。號令所發。蹈常習故。不聞赫然有以鼓動天下者。始以聖躬微疾。猶<sub>以</sub>以為辭。至膳既復。悉恭默而不言者。實未知所諭。將以陰

拱自晦。徐觀天下之動而后出而制之耶。則於此殆將周歲萬機之變。舉可見矣。將以慕商宗之勲。慮得聖人而后用以為政耶。傳說何可數有哉。果無之。則遂一世而不言耶。將以左右牽制。動有畏憚。而不敢明為之耶。則二府大臣。與禁庭侍從。皆足以寄腹心。又何疑而不與之謀耶。是三者皆非所以為術也。非帝王南面聽斷之大權也。先皇帝時。純用仁德。以涵育萬物。及其久也。蓋有偏而不舉者矣。夫仁主愛。義主斷。猶春之為生而秋之為殺也。生而不殺。則萬物潰爛而不成。其如歲功何。陛下承先皇之仁愛。宜用義斷以整齊天下。所謂義斷者。主柄也。今夫唯唯而不斷。可否決於輔臣。則主柄屈而不尊。如輔臣朴忠。不敢亂大法。而為陛下奉行條例。止可閱日月而已。一旦有執執。誰可橫身為陛下當大事者乎。萬一奸人朋比。參廁於其間。則天下之大勢去矣。陛下既今日為治耶。亂耶。必以為亂。則豈

兵不試。境內無跋扈強臣。孰謂之亂。必以為治。則威令寢削。大綱解而不緝。孰謂之治。是治與亂。正在陛下留意之秋也。右顧則為治。左視則為亂。蓋陛下舉首而天下治。亂之勢分矣。陛下何不日求賢者與之圖議。今所與共大政者。不過七八輔臣。則所聞所見。盡於此而已矣。烏能窮天下之聰明哉。古者謀及卿士。清問下民。詢于芻蕘。於是群言集而治道成。乃欲以七八輔臣之言而望大治。豈不為闕略哉。臣願陛下特詔天下。許盡所言。有可采者。與之召對。至於臣下進見。少賜數刻之景。訪以得失。虛意以來之。精察以審之。明斷以行之。庶幾天下之勢。將亂而復治矣。如其優游泯默。日復一日。有志之士解體而去。士望去。則民從而去。陛下尚欲恃四海之衆。而保萬世之安乎。臣實不昧愚者之慮。

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嚴。四方之望者有五。進

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

同知諫院呂海已。慈聖皇后奏曰。臣恭以殿下保佑聖子。積三十年。輔翊邦政。又逾期月。寰區泰寧。廟社安固。慈恩至矣。功德大矣。然而成全聖德。是惟難哉。以萬機浩繁。殿下勞心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事也。况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可以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帷。宜五七日一御。諮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沉機奮於獨斷。豫宣教命。誕告明庭。外形謙遜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群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仰祈聰悟。天下幸甚。

誨又上奏慈聖皇后曰。臣伏觀殿下近降手書。以皇帝既安。聖器同

政。聖子恭孝。遂成母志。雖前世有還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而成。輔翊之功。迺形謙遜之旨。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矣。然聞外議。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眷留符寶哉。萬一兩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甚非有益於聖躬。亦恐前降書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謹爾。臣所以瀝懇而言。萬死無避。唯祈監照。天下幸甚。

二司使蔡襄上國論要目十二事。曰。明禮。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寘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親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于止隋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百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與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尚

不脩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昏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葬之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月日。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逮罪省刑之一途也。曰擇官。聖人能無為而治天下。天下之事至衆也。何以無為而能治之。百官無不為也。百官脩職。則萬務舉矣。何以致百官之職。舉。在擇官也。擇官在於取士。今之取士。所謂制科者。博學強記者也。進士者。能詩賦有文詞者也。明經者。誦經文而對題義者也。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輔皆由此也。資蔭以恩。不問能否。下至軍職。以戰功。流外吏胥。以歲月。三班。兩入。鞭朴刑戮之人。無所不至。取士之法。清雜至此。一旦使之入官。小者治一務。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猶驅車而求行也。然行之

已久。不可畢革。當漸節所取之路。又於歷任察其材能。稍旌獎之。庶幾可勸其為人。害者去之而已。曰安民。古之治世。百姓各安其所。士農工商各得其分量。取其力以供公上。上使之以時而民不倦。是故百姓上以奉天子。下以養父母。蓄妻子。其力有餘。故安其所也。不妄作為。故得其分也。然而學者不原其本。求考其實。以謂民飢則哺之。寒則衣之。天下之衆。雖堯舜不得濟也。是有憂世之意。而民愈不安也。臣謂今之民。至無禁也。太平日久。民有智能者。乘時趨利。為農則兼。并為商則高下。取天時人力之大者。遂以富彊。奢靡冒法。出於王公之上。此古所謂亂俗之民。可誅者也。而法莫之禁。雖有禁者。亦莫之信。民相趨效。不知紀極。不貪不已。此民妄為而不安其分者也。天時水旱。堯湯不能免之。然而民有備。故不言也。今天下郡縣水旱。爭發倉廩以濟之。又曰振貸以假於民。隨而倚問。經赦除。謂之世民。

其意善矣。其策疎矣。古之治世。役民不過三日。其不役者。亦三日之庸。此百姓所以奉公上也。今百姓有幸有不幸。其居瀕河。歲以丁役過重。此不幸也。天下生齒。脫漏亦有不輸一錢以助官者。至於水旱流移。又出倉廩以濟之。賦入有程。散施無極。國何得而不貧。國既貧矣。民又不安其所。豈所謂安民哉。臣故謂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者。以此。必曰安民。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謂安民。曰正陵。慢賈誼之說曰。人主之尊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矣。蓋人主之於天下。其勢漸高。至於極尊。民不可得而慢者。由其群臣等級之差。漸而至也。先皇帝仁愛如天。包容萬物。雖有觸冒譏斥者。多亦矜恕。至有侮慢朝廷。自以為直。臣以謂人主開受直言。蓋盛德之事。若肆譏斥而無人臣之禮。此不可恕也。天子可得而慢其下。事臣百官。復可等級之差。借如兩府大臣。陛下所尊禮而優待之也。曰

於漏舍。或雪罪之人。或求恩賞。所求不得。如意。詆訛刺務。以為能。大臣難與較是非也。但隱忍容之。以為容事。京師寮屬。能侵長官。天下州軍佐官。能拒長吏。皆以材名之風俗如此。所謂下陵上者也。又有甚於此者。士大夫之有怨憎。黨以相朋。造作謗毀。或為歌詩傳於都下。或移書啓於言事之門。陰幽暗昧。被毀之人。無由辨明。甚者搖動公卿。以希貨賂。古之所謂清議公論。豈如此耶。此在可矯者也。陛下省留聖聽。回事正之。易如反掌。曰辨邪佞。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堯聖人也。曷難於知人。曰人之難知。雖聖人必審謹也。進說之臣萬端。人主以要道得之。附隨人主之意。而不論理道之是非。此佞臣也。附託權要之勢。自事自媒其身。此邪臣也。多引前事之美。專為高論。不顧今世難行。此迂闊之臣也。多取衆人之譽。捨遠公道。不為國家久計。此奸詐之臣也。其言忠其事實。此鯁直之臣也。無所附依。進

退自守。此公直之臣也。陛下進一忠直。退一邪佞。則天下莫不慕忠。正而醜邪。佞矣。惟陛下博訪問。則天下幸甚。曰。虞貪賦。傳曰。虞吏民之表。今夫食祿而治官。材與不材。出於天性。不材者。不可強之使材。雖廢職。可恕也。至於憑恃官威。自緣為姦。求取賄賂。以曲為直。上負朝廷之用。下為百姓之害。是其心。豈復所畏哉。古之聖明之主。所深慮之也。近年之俗。以容貪賦為長者。視其虐民害物。若無有也。何則。凡賦吏皆狡惡之人。雖欲裁摘其過惡。必須下獄。然後置之於法。既斷之後。彼賦吏必須稱冤理雪。朝廷必於近郡別命鞠勸。當時一獄之人。盡湏追呼。或經月時。繫繫對詞。百姓已不勝其苦矣。若只依前案。被賦吏者。必又再雪。朝廷又湏別推劾。一獄之人。又湏追獲。如此。百姓何以當賦吏之辨。而受此苦哉。例皆引虛自認。或經赦宥。纔得免脫。是以百姓被苦。不絕不休。賦吏雪賦。不盡不已。監司之官。以是

莫敢輕裁。貪賦之吏。自以為得意。嗟乎。百姓何罪。惟陛下憐之。貪吏何人。惟陛下察之。又有不敢賦求。自為營利者。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官之人。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耻。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耻也。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懸遷往來。日取富足。夫貪人曰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妻孥。飢寒自非堅節之主。莫不慕之。貪人非獨不知羞耻。而又自號才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怪。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今風俗之壞。是四維不舉。伏惟陛下察貪賦者。廢之。清廉者。獎之。則廉耻興矣。曰。強兵。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七十萬。廂軍約五十萬。積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至秦漢。無有也。祖宗以來。無有也。真宗與北虜通和。以後近六十年。河北禁軍至今十五萬。陝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



今十九萬。天下諸路置兵不少。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總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暴減。固當有術以消之。又當有術以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遽言。陛下敕兩府大臣。博求其弊。漸講其術。以為長久之策。今之為政。此第一事。曰富國。或曰何以富國。今天下之廣。四維萬里。可謂大矣。農田商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類。莫不推之。可謂察矣。籠天下之利。至纖至悉。宜乎府庫充牣。不可勝計。然後為得。今則每有支費。常遣使諸路。僅能自給者。此何故耶。曰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歲入日少。而歲出益多。或曰何謂也。曰兵日益多。官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此所以貧也。然則富國有術乎。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國之術。臣故曰。今之為政。強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或曰為政

止於此乎。曰非也。自此而始。曰去冗。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源。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其安矣。今治天下。乃不如是。宰相不知兵。樞府不知財用。三司使守戩也。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任官者或有功勞。或有譽望。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眾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日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本為大弊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

數十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八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負多。每至差除待闕。湏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變更之術也哉。苦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曰原賞。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脩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餼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常事。動則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要也。戰功必賞。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可賞也。其餘無名

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曰任材。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數局。時有不能也。有文詞之職。有吏治之職。有兵戎之職。有財利之職。夫有吏治之材。使之臨兵戎之事。則時有不能也。有財利之術。使之論朝廷之事。則時有不能也。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而用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莫善於還。詞令之職。還於文士。講說之職。還於文學。典禮之職。還於博士。兵戎之職。還於武士。吏文之職。還於法吏。金穀之職。還於財利。臣所謂還者。與其能者。不以一人之智。兼責之也。若夫宰輔大臣。必兼衆能。文學之士。皆其出身。忠義之節。皆其素立。故不論也。不明法律。不可也。不知軍旅之情。不可也。不知邊疆夷狄之數。不可也。不知金穀利

病不可也。不知禮典之舊，未可也。是故其人。陛下知其難也。得人則憂重之。又於群臣詢諮而擇之。臣故謂任材者明天子之事也。曰正刑。聖人可謂愛民矣。可謂謹刑矣。殺人者可殺矣。疑或貸其生者。刑郡有一誤殺人者。一獄所干官吏。停廢竄逐。無有貸者。古先帝王。謹刑不過是矣。原其所自。好生之德及於下也。重刑誠審矣。而刑之輕者。罰及無罪。天下之官皆得施杖笞於其部。通判職官於州之吏民皆可笞扑。由是觀之。民無全膚。可謂濫刑矣。天下州縣有長吏。京師百司有長官。有罪之人。可歸於長吏長官。則不敢妄刑也。律有監臨主司。不合行罰。敕許執衣白直得施小杖。臣竊謂天下州縣官司。京師百司。唯執衣白直。合依敕科罰。其餘公事各隨所屬長吏長官行之。一歲計之。可減妄行千萬人矣。臣願陛下明敕法官議之。理當如何。若律敕可行則行之。必重其罰。則不敢違也。

英宗時。王安石為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脩官。嘗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故事歸於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汚小臣貪則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五

治道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陳十事奏曰。臣伏自念愚拙亡狀。久無云補。不敢頻乞入對。以煩天聽。今有十事條列于後。

一。竊見軍營摧倒極多。材用人力。猝未能辦集。恐朝廷以軍人暴露。督役苛急。今積潦方甚。天氣漸寒。伏乞據材用人力。以責功限。但使無情慢者足矣。如此。免使就役之人。更生咨怨。且令營造頗得堅完。

一。竊聞僧慶輔。內降指揮。與鑒義雖未即施行。候有關與。或緣糾封內降。今古以為惡政。不意陛下復啓其端。在先帝詔條。慶輔合行勘責。臣以其事小。不欲露章奏劾。伏望今後如此等事。一切寢罷。

一。竊見近日擢用多新進之士。久在仕塗者。豈皆是非材。今充滿外廷。率未聞選擇。此曹既無崇顯之望。蓋自懈退。伏望參用舊人。以勵其力。

一。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今百司備具。而每有興作營造。必差他官領之。故耗蠹益多。而不中程度。伏望一切委之有司。苟不備舉。則重行黜降。

一。伏見三代治道。猶不免弊。必隨宜而救之。昔周人尚文。文之弊。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忠。今風俗多浮文。而少實事。苟謂弊極矣。伏望進博樸悃。偏之士。抑浮華而救之。

一。竊見近日王官。進用頗速。臣以為選材以輔導皇子。苟得其人。宜頗持久。庶相諳悉。有所裨益。今開王邸。延任宦之捷徑耳。惟陛下留意。

一。伏以以疎間親。是謂不睦。臣雖愚。荷陛下拔擢過寵。不敢以疎遠自外。輒及陛下之親者。然非敢有所間也。今遭遇陛下者。人多附而趨之。其識分守道者。必不肯輒為此態。有附有不附。則愛憎隨而生矣。其毀譽之言。望陛下審察。

一。伏見先帝事無巨細。必徇至公。雖輔弼恩倖。一有公議。無偏主者。故大臣與內臣。無極盛之權。所以多歷年所。力省而無事。不知體要者。謂先帝崇獎言事者過當。宜一切矯之。臣以為果如是。於陛下無益。適足長輔弼恩倖之權耳。恐陛下久遠費力而事多。雖欲悔之。無由也。

一。竊見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為不納忠諫。陛下以睿聖之資。而得此聲於天下。豈不惜哉。臣觀聖度闊深。雖苦言訐直。亦不加怒。兩少者未能擇善而從之耳。不能擇善而從。雖對十

人且無益於事。臣恐朝廷之公議日虧。陛下之聰明日塞。此事非細。願深思之。

一。伏見近日。陛下於皇太后禮意有加。兩宮頗甚歡睦。雖禁庭遠。密宴審端倪。然其知者莫不慶抃。臣度陛下祇畏天譴。進脩子道。此事宜不虛矣。願陛下日慎一日。益盡孝誠。天將報陛下以大福。固不獨人情之悅喜也。

右皆當今切務。有益光明。輒效知無不言。不復更擇細大。臣既不敢徒為高論。又不敢飾為繁文。言淺意深。願陛下必賜收採。

張方平上言曰。陛下受天明命。纂隆大統。勵精圖治。志在緝熙。祖宗休烈。虛懷訪逮。思聞嘉言。自輔臣近職。沃心納說。蓋日有以啓迪天聰者矣。臣以薄陋。及參侍從。昨因外使。暫留朝著。居無職事。不敢請對。竊哀。今被命守藩。奉辭就路。敢不少効狂斐。微補大猷。臣聞治國

者。知為政之所先。則能成天下之務。知當世之所急。則能通天下之變。方今政之所先。莫先於簡人材。時之所急。莫急於足貨食。簡人材。當察其誠偽。足貨食。在屏斥其浮冗。推是而言。觸類而長之。提綱而衆目。張矣。臣請略舉其槩。堯舜禹臯陶益稷。古今所謂聖君賢臣也。書稱堯曰。克明俊德。率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言帝堯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平和章明百官之政。故得天下乂安。至于舜禹臯陶益稷。相與謨治道之要。吁嗟相戒。率以知人為本。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帝堯猶以知人為難。可諒人之難知也。若夫天下之廣。萬機之煩。故非一人之聰明精慮所能周舉。亦在操其要而已矣。今自二府輔臣。侍從近列。至于左右前後之人。其材用湫慙。不可不知也。知其材用湫慙。則陛下之腹心有所付。然後庶務可以舉矣。以陛下之明而察其言行。考其能効。參之群論。亦可以得其粗矣。若復要其操

守觀其履久而益審。則盡其精者矣。此所謂簡人材之大略也。方今中外庶務積習頹弛。兵籍猥多而不精練。吏負猥多而智劬。一官者少。至于官省之事體。宗室之禮分。制度不立。苟為目循。國計不贖。民生日匱。此所謂片游冗之大略也。或曰。持盈守成之道。當循舊章。茲所謂淺近之常談。不知時務者也。今日之政。其救豈可不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况當陛下始初健粹。天下想望朝廷風采。傾耳以聽。惟新之令。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豈而中節。斯謂之中。事舉其中。無過可矣。若曰恬而無以為也。何異大厦有風雨之患。而不知葺。病者有膚腠之疾。而不知療。良匠善醫。豈應若是。臣今所言。所謂舉其槩者。譬之文章。為設題爾。陛下以臣言稍合於理。試舉此題。以詢諸可顧問者。必有能推廣利害。詳為條對。又以見臣下之器識。庶於海嶽薄增塵露。

神宗初即位。知雜御史劉述上奏曰。臣以不才蒙陛下擢居言責之地。惟是朝廷之急務。時政之得失。天下之利病。未能有所建明。夙夜循省。懼無以裨聖慮。實盛德。有孤陛下任使之意。輒嘗思之。得當今之所宜先者三數事。謹具條列以聞。惟陛下哀其愚衷。恕其狂斐。留神而財擇之。天下幸甚。臣聞帝王接物也。以至誠為先。權數不足任也。歷觀六籍之指歸。未有不本於至誠者。至於天下國家之治。亦在誠其意而已矣。夫惟至誠。為能終始萬物。為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無情。猶可以動之。况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接於下。則臣下以至誠事其上。易曰。取孚交如。信以發志。是也。迹之古人。何嘗不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說者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此言文王以至誠接於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於懇誠者也。夫人君能以至誠接於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畢力以報其上。

者。未有也。詩曰。憂心悄悄。僕夫况瘁。此言臣下憂君之極。至於僕夫亦皆瘁病。其於報上也。何如哉。若夫任權數以臨人。而不歸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此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而已。則又將有輕朝廷之心。何也。夫任權數者。舉事於此。而用意在彼。人將曰。今之所以然者。意不在是也。蓋將有為焉耳。殆非人主所以取重於天下之道也。故夫權數者。醇德之病。中人用之。已為非宜。况人主之尊乎。臣恐輔導之臣。有以此術開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為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群言為用。以堯之聖也。知臣下之賢而不自用。必俟群臣僉舉。然後裁有所試耳。其於退。不肖也亦然。方鯨之亡族也。堯知其不可用。而四岳以為能。堯於鯨。不敢自斷於己。而不用。卒徇四岳之言。以試之者。何也。堯之心。以知其地族者。獨乎一人而已。而群臣以為能

者。且眾。而弗成之績。又未暴。於當世。是以不敢斷於己。而從眾也。且人君自用。不足以為世法。堯之所用心。後世之所宜行者也。而陋儒之論。以為人君必操獨斷之權。使威福一出於己。臣下不得而與之。然後人君之道尊。嗚呼。其亦不思甚矣。夫萬幾之叢。臣庶之夥。繁而欲以一人聰明斷之。非前所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眾。而斷之以己耳。非謂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之謂也。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為自用耳。人君自用。使事。事能中其理。猶得於古人。又况未能盡然乎。輔導之臣。有持此說。以誤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別焉。若辯與訥。出於自然。非美惡之所繫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辭訥焉。不害為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辯焉。不害為小人。知人之術。當觀其質性何如。不當較其辯與訥也。昔漢文帝登席



圈愛畜夫代上林尉對禽獸簿。甚悉。詔拜畜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一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畜夫口辯而加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而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細管舉措不可不審也。於是文帝乃止。不拜畜夫。當時文帝能忍已所出。發以從直言。天下莫不以為賢。及武帝之季。田千秋以一言取宰相。封侯。單于聞之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以中國天子之所為。而動為夷狄輕笑。可不重謹哉。孔子曰。禦人以口。必屢憎於人。焉用佞。夫言足以為世法者。宜莫如孔子。臣願陛下深信口之。而以漢之文武為鑒。不貴嘵嘵切辯之人。使中外聞之。不敢飾一言以來應。天下幸甚。臣又聞三言惟作命。命一出。則天下風行而影。後之不可不謹也。書曰。謹乃出令。蓋出令不謹。則其施之也不能無不安之理。施之而不安。則必更張

之。又不審。則必至于再。至于三。為令而至于再三。則天下安所從乎。是故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眾。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行之。是故渙然如汗。而不可反也。確然如金石。而不可變也。今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退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不知左右之臣。所與陛下計事者。誰歟。是何不審之甚也。昔漢文時。人有言季布賢。召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罷布。進曰。臣待罪非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四能去。此人必有以臣為不可者。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今令行而數易。臣恐天下之窺陛下。有不止如漢文之時也。臣願陛下務持重。毋易由言。研慮於內。咨謀於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臣又聞君拔其治。臣分其職。君主逸。臣主勞。勞逸之分。要之。臣主

賢不賢耳。是故臣主俱賢。則君逸而臣勞。主賢而臣不賢。則主勞而臣逸。臣伏見陛下躬攬萬微。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彼之所謂輔弼之臣。其間才力必有不堪其任者。不然。何致陛下勤勞之至此也。今夫一邑之小。丞尉之卑。朝廷尚思擇其人而任之。况天下之大。兩府之重乎。荀卿子曰。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能不待頃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此可謂得為政術也。臣願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絀之。舉賢才而屬之。亦不可少緩矣。何也。方今法度日隳。紀綱日益不振。天下萎靡日入於不治。此正勤求有為之人。使之有為。當此時也。不求有為之人。使之有為。而與不與夫不足與為之人共為之。一旦至於亡。可柰何。然後按刑章以誅之。亦無補於事矣。竊譬之人有疾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傳至血脉。藥石之功。猶可以及之。於斯時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雖有倉扁。亦無如之何。古人有言曰。為可為於可為之時。今日之謂也。臣竊觀陛下以英睿之資。躬親庶政。焦勞圖治。日甚一日。虛已以求諫言。如恐不及。間者嘗詔中外陳時政得失。今者又詔廷臣。以次轉對。欲以聞朝廷之廢闕。措天下於安平。其用心可謂至矣。臣敢不悉心竭慮。為陛下具陳為治本末之狀。庶幾有補於萬分。雖不能正之於將然之前。尚冀有以救之於已然之後。恭惟陛下。首推至誠。以御下。而不繇權數。博詢衆智。而不任獨斷。不旌口給之人。不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道。富才忠力。有為之人。而委任之。然後血脉之疾可除。而藥石之功加於天下矣。臣不勝惓惓之愚。

監察御史裏行馬默。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奸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

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疆矣。時詔求言。文州曲水令宇文之邵上書曰。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變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下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永

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屬精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杵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為彫敝。臣竊恐葦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為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為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費者。樂為而瀆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東斂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血靡窮於侈麗。車

馬官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為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過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脩潔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牆而避之者。臣諫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效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發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壞。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善於令矣。又慮其去

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合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眾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為朝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眾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纒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眾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下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

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五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守。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唯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哨氏嘗為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為聲援。以擊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迁徙。食肉衣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若繒帛。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遣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達羅多留。菴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闕其後乎。臣之縣。所官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數實在於羌也。至

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為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縣令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

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今為民守令。而其勢固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默。又為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已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傅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遊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二臣猶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脩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龍袞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起居舍人韓維上言曰。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輒有三事。以為慎始正本之助。幸陛下省察。一者。陛下新罹天憂。方當以思親推慕為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且可闊略。故事。始見群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此高宗諒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碩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共圖天下之務者也。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

至于博謀群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禪聖慮。及至決議論議。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既正矣。若夫卷已倡率。隨事裁決。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如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昧苦切涕泗之至。元豐八年。維知陳州。又上言曰。臣伏被聖旨。曲諭誨言。退託不達。下詢愚賤。以求補助。誠古聖君哲后保邦安民之先務也。臣聞命之始。且悲且喜。輒不自揆。每進瞽言。少佐初政之萬一。竊以為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誠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則思息。營塞則思通。陛下誠能以利民為本。則人富矣。以愛民為心。則人樂矣。役事之

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爵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聖子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開諭而爭宣忠力矣。何憂軍民不忻戴。社稷不安。凶手。臣世受國恩。兄弟並列。顯近。陛下雖不宣諭。猶思禪補。况親奉聖訓哉。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之至。

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安石上奏曰。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蒙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折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節儉為天下先。真於出政

叢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曰任衆人耳目。擢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教。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

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謹。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竊盜者輒發。凶年飢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殺塞。而不見收舉者。此曰任衆人之耳目。擢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踴傷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曰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官宦女子。出而親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



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容。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說。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管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徭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擇官以脩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

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遊忘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悉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又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上此奏。明日上謂安石曰。昨看卿所奏書。至數遍。言本朝事。可謂粗盡。計治道無以出此。所條衆失。卿必以一二經畫。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對曰。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雖然。試為朕言之。於是為上略陳施設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可與朕一一為書條奏否。

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為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寔未敢條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奏。後紛爭政事。皆本此書。故具錄焉。

帝問安石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可。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所急者近効。所勤者小數。奏曰。臣近陳愚款。願陛下時御便殿。召大臣或從官各以類數人。階進侍坐。以講求治道。曰。之國是興太平之功。臣竊計陛下日力且不足矣。何則。陛下御前殿復御後殿。退則覽中外章奏而可否之。往往至於暮夜。大禹勤

儉。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亦何以過此。臣愚竊以謂此所急者近効。所勤者小數。而於遠圖。或有所遺。大道或有所蔽也。上下日循其弊。之積乃至於此。臣聞祖宗之時。躬於便殿。臨試士伍短長之技。角馬足之疾徐。觀器械之精苦。事出於權宜。且一時之制也。今天下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有所未備。願但守祖宗一切之法。而不知變。則何以異於膠柱鼓琴。刻舟求劍哉。臣以為若軍頭引見殿前司。公事日至於便殿者。可悉付之殿前司。而責其課。中外章奏有不足以煩聖覽者。可令執政一人。從官二人。取奏日閱視。凡可以付有司使之任責者。不必悉奏也。蓋古者致治。必皆品式章程。全具周密。事出於有司。非人主所宜親者。一切付之而已。以歲月考其成。而加誅賞焉。今有司無式可守。故雖至易。有司所宜任者。亦須聖旨而後行。尊者反任其煩。卑者反任其簡。紀綱錯倒。未有甚於此者也。臣願陛下詔有司約

取唐式著本朝式一編付之有司。永永遵守。有不如式者。以法從事。如此。陛下日力有餘。全及其間暇。以與大臣。從官講求治道。接夫後先本末而行之。則至治不難成。衆務不難舉矣。

時韓絳薦王安國才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葦爾國。而今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惟知人不明。衆鹹太急爾。帝默然不悅。

御史裏行錢顛上要務一事曰。臣每讀書傳。見忠義之臣事聖明之君。誠無所不通。言無所不從。臣雖至愚。未嘗不掩卷感激。思得其位。以竭臣子之節。庶幾有一補報也。而蒙陛下不以臣之踈賤。使待罪言職。臣夙夜念慮。無以答陛下恩遇之萬分。唯有狂瞽敢言而已。又况陛下天臨萬幾。焦勞庶政。孜孜求治之心。雖堯舜之稽古。禹湯之責己。無以加也。臣豈可以持祿苟安。而不務獻納哉。臣謹采當今之要務。參以祖宗之成訓。條為十事。以冒宸聽。幸陛下赦臣之愚。而賜財擇焉。一曰。為君大體。臣聞體者履也。自古王者。有治世之常法。緩民之要術。可履而行之。履得其道。則天下蒙其澤。履失其道。則天下受其弊。亦勢之然也。故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獨運威權。不得專委。臣下或欲耀兵振武。備服四夷。唯有親證。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言語。

天下大寧。我太宗亦嘗與呂蒙正言致治之要。曰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修理。一人端拱無為。此皆前聖後聖得為君之體也。臣願陛下法而行之。則祖宗之事復見於今日矣。二曰正心御下。臣聞治國者如治家。治家者先脩其己。脩己者先正其心。傳曰正心以正朝廷。脩己以安百姓。豈虛言哉。唐李珣嘗對太宗云。正觀中房杜三魏每進忠言。只乞太宗不易初心。自古以來靡不有初。能克終厥德者實萬世無疆之休。臣竊見國史言藝祖大內既成。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皆端直開豁。無有壁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臣願陛下鑒此而審思之。則言動好惡無不合於道也。三曰審察邪正。臣聞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審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已也。巧詐便給者謂之奇才可乎。聚斂彊濟者謂之稱職可乎。沉靜敦厚者不可謂之無能。砥礪名節者不可謂之迂闊。有一惑於此

足以累於朝政也。為國家者其審察君子小人不可不早也。孔子曰遠佞人。王弼云。放善柔乃萬世之訓也。我太宗嘗謂近臣曰。唯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官常須謹此。茲見聖人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之意也。臣願陛下視此以為戒。則天下何憂不治也。四曰選任大臣。臣聞之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則知若人者雖有上聖之姿。自誠之性。必由忠賢輔佐。然後優游几席之上。坐視天民之昇也。古之言致治者莫尚乎禹湯。禹得臯陶。湯用伊尹。而三業大也。故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是之謂乎。太宗嘗謂宰臣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投。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至哉斯言。是輔弼之任。繫天下之安危。不可不選也。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然後各稱其職。而庶政修舉。臣願陛下力行而不倦。則天下之幸也。五曰聽斷不惑。臣聞聖王端處於法官之中。而小夫

之臣邪正紛紛。群言競進。雖然聽之於耳。則必斷之於心。苟不悅於導說。則無憂於悔吝。是知聽斷之際。其可忽乎。儻容片言之惑。小則繫人心之休戚。大則極天下之安危。不可不謹也。我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聽斷。苟能盡誠。人之情偽。四方遠近。無不通達。臣願陛下體蹈而精思之。不行小人浸潤之譖。不聽近習容悅之言。進忠賢而不疑。斥邪佞而不用。雖堯舜之聰明。亦無以過於此也。六曰謹出號令。古者命令之出。議其經久可用。然後宣布於天下。吏奉行而不敢慢。民聽受而不敢忽。管子曰。凡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晉誼亦云。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此皆古之嚴切之言也。國家命令之下。隨事變更。其能取信於天下乎。臣聞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浼首不言。內侍王繼恩進曰。陛下退朝不同常口。不知其故。帝曰。爾謂帝王可容

易行事耶。早來誤指揮一事。吏官必書之。此所以不樂也。太祖初臨萬幾。偶然一事之善。憂形於色。况茲號出令。其肯忽之哉。臣願陛下思祖宗之所以謹於出令。則天下未有不臻於極治也。七曰公行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之操柄。非至公之道。不可以行之也。蓋賞者。所以旌天下之有功。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有罪。賞當功。則為善者無不勸。罰當罪。則為惡者無不沮。夫善者有所勸。而惡者有所阻。故朝無幸位。民無幸生。由是觀之。則賞不可以喜而及。罰不可以怒而用。要在公行於上。而必信於下。故曰。賞以侔春夏。刑以象秋冬。此之謂也。如藝祖之黜王全斌。罰之公也。太宗之陞楊延照。賞之公也。臣願陛下下廊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謹厥終。惟其初。不賞無功。不罰非罪。克紹祖宗之大業。斯亦五帝三王之舉也。八曰恭儉惜費。竊以國家用度之廣。其出百端。內外供須。日增一日。甚可慮也。臣聞仁廟慶曆中。

嘗令近臣裁減冗費。時議為允。以今較之。國用空乏。民力凋困。又愈於慶曆未減時也。臣願陛下酌古今之宜。思萬事之弊。先自一人減損。至於後宮服玩。工巧奇技。一切屏絕。示天下以儉約。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損上益下。其道行也。宜乎罷不急土木之役。去無益內外之費。大臣遷職。無名厚賜。皆可寢削。以寬民力。庶幾可為水旱兵革之備。臣聞故老說太祖創業垂統。躬履儉德。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御之物。皆尚質素。此得前史所謂敦朴為天下先之義也。臣願陛下遵先訓而行之。則恭儉之德。不獨專美於漢之文景也。元曰仁恕恤民。臣聞仁者三王之治具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仁則濟衆有方。恕則用刑不暴。惟仁與恕。有國家者所宜先之也。書稱民非后罔戴。后非民無以守邦。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又曰仁民而愛物。觀斯言則民其可不恤乎。臣謂恤民之道無他。在乎薄

賦斂。謹好惡而已。故太祖嘗謂侍臣曰。若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之。真宗亦曰。非理害民。朝廷所不可行。茲見二帝仁恕勤恤之心至矣。臣願陛下法此以御四海。則治古之道。何患不及哉。十曰鑒戒安危。臣聞觀鑑可以見形。觀古可以鑒今。覆車在前。後車必戒。故曰不善者善人之師。斯言得之矣。臣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必鑒於治亂安危之迹。故創業之君。勞而易治也。守成之君。逸而易亂也。治則安。亂則危。此亦必然之理也。何謂守成多逸而召於亂也。臣請言其略。方天下無事之時。左右進言者必曰。國既治矣。民既富矣。有前世常行之法令。足以施設。可高拱而無為矣。有四海所入之財賦。足以宴樂。可優游而自肆矣。於是君志日盈。君心日驕。紀綱敗壞。而不知興復。吁。可惜哉。後之人君。得不以是而為戒者也。故真宗謂王旦曰。前代帝王好窮兵黷武。懈於幾務。惑聲色。事奢侈。此大過也。朕固不為之。先

王所以恢治安之業。致太平之道。蓋由此也。臣願陛下鑒於古。視於今。循其言。嚴其迹。夜以思之。旦以行之。則祖宗之休德。盡發揚於陛下之聖明也。非臣之幸。乃天下之幸。

熙寧二年。知明州陳襄。被召除脩起居注。上殿。劄子曰。臣聞為人君者。在知至道。其次務得賢。其次務修法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至道之要求之不遠。在乎養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天之所命之。謂性。性之未變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有五善。其端也。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至也。塞乎天地矣。感物而動之謂情。情者。天下之大欲也。而有邪有正。率善而行之謂正。率不善而行之謂邪。故正者。天之道也。邪者人之偽也。苟得其正。則彼之所謂情者。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無所處而不為中矣。即易之乾曰。利正者。性情是也。苟失之邪。則吾之所謂善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無所往而不為偽矣。

即孟軻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堯舜得之天。故曰性之也。禹湯治之人。故曰身之也。正矣。五霸失之偽。故曰假之也。邪矣。是王霸之辨。而君子之所以慎擇者也。其始也。在於博學。以盡其心。盡心以明其善。明善以持其志。持志以養其氣。養氣以充其體。誠至於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於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則七情者不能偽。而五事者無所不至矣。喜非吾喜也。而未嘗不喜。怒非吾怒也。而未嘗不怒。哀樂非吾哀樂也。而未嘗無哀樂。莫不與天下公共之也。其為貌也。必正禮。而無所不莊。其為言也。必正辭。而無所不治。其為視也。必正色。而無所不辨。其為聽也。必正音。而無所不謀。其為思也。必正道。而無所不達。故其應務也。舉天下之變。不得以困其心。其任人也。舉天下之才。不得以罔吾道。其治民也。舉天下之政。不得以整吾仁。其行法也。舉天下之情。不得以易吾義。通之則虛。

一而靜。遠之則通乎倫類而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道也。首王之所相傳而不易者也。君得之傳之臣。臣得之致之君。大者以為聖。小者以為賢。或並世而其身傳。或異世而其言示。堯之於舜禹臯陶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湯文王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文王之於武王。周公太公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孔子孟軻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伊尹之於太甲也。甘盤之於高宗也。周公之於成王也。嘗致之矣。而天下平。孔子孟軻不得其君而致之也。而天下亂。行乎百世之上。言乎百世之下。而若合符節。其用捨則殊。其所以傳之者一也。為人君者有其道。則聰明不足以自任也。可以取而取之。有其德。則權勢不足以自私也。可以與而與之。故其心公焉。居天下之廣居。攬天下之多務。而不敢獨為之也。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任之。相與共濟

焉。堯非不聖也。方其洪水之時。中國猶未乂。堯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舜。舉而敷治焉。舜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禹。又以命禹洎諸臣。水土既平。益火山澤。禽獸之害人者去之。稷教耕稼。民得安居而食。又懼夫無教而亂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而臯陶以刑輔之。而天下以寧。故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軻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知其所以為大也。得其小以失其大。烏足以為堯舜哉。隋文帝每一臨朝。或至日昃。宿衛之士傳食而食。唐文宗議政。延英。每對宰臣。率漏下十數刻。此二主者。非不用心勤勞。然終無益於治者。由親細務而闕大體。不知其術然也。臯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可知矣。夫法度者。人情之防範也。為國而不修先王之法度。是猶輸之不以規矩。正方圓而曠之不以六律。治五音也。古者先王建國。一事一政。無非法者。將以定民之志。而立



民之極。雖其迹之不必曰。然其制作之意不可一日而忘也。故其車服宮室皆有數度。人徒械用皆有等宜。貢賦必有節。鄉田學射皆有法。冠昏喪祭皆有禮。姦聲姦色者舉廢。亂名亂政者舉殺。器服不中度者舉毀。禽獸不中殺者舉禁。是以國家優裕。風俗淳一。而物無疵癘矣。周衰。禮樂壞。王道陵夷。上無聖賢之君。下無法度之臣。天下蕩然無綱紀制度。漢興。有楊雄者。可謂法度之臣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為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言禮樂。此其所以不王也。伏惟陛下享國以來。孜孜庶政。二帝三王之事。必欲舉而行之。臣居斯時。不以堯舜之道陳於陛下之前。則不恭之罪莫大焉。昔者孟軻見滕文公。言必稱堯舜。文公中才之主也。軻猶以此待之。况陛下天資聖德。聰明智勇之若此。臣敢隱默而不言哉。方今天下之患者。皆謂黎民未久。戎虜未恭。政令未明。財用不足。以臣思之。不足為患。所以

過慮者在陛下中庸之未擇。性理之未克。賢才之未多。法度之未立也。伏望陛下略機務之繁。進誠明之學。稽經信道。順養神明。慎選縉紳。有道之臣。旁求巖穴。薦行之士。日與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養而充之。以至神固。斯可以不言而化矣。然後建學校。隆師儒。首自京師。達于州邑。群百辟之才。以長育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多。足以任使矣。求一德以居論道之司。擇庶尹以付任官之責。間用儒臣。以分按察之權。均布循吏。以膺守宰之寄。自然百司群吏。莫不任職。政令自白。而黎元安矣。詔奉常以禮學之士。脩五禮於朝。委大農以制置之司。節百用於國。則浮費自省。而財用有餘矣。陛下身先恭儉。以訓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以守於下。民以是化。政以是淳。國富兵強。可以制挺以撻戎狄之兵矣。凡有司之事。一切付之陛下。但優游巖廊。以神道設教。此堯舜之舉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

子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惟陛下不以臣言為迂闊。少賜留意。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裏行程灝上疏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曰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繫舉。然

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豈之若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熊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童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

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方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

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以幸為可恃也哉。曰宜漸復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感。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之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薪斧斤焚蕩。高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極。則將如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申禮。而商賤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持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灝又上疏曰。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情慝。反側於曲途之中。而卒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後。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履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

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成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霽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五